

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者实录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李晓方 著

实录

侵华日军罪行图录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QINHUA RIJUN XIJUNZHAN TANJU BIJU SHOUHAI XINGCUNZHE SHILU

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李晓方 著

实录

侵华日军罪行图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 / 中共
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李晓方著. —杭州: 浙江人
民出版社, 2017.6

(侵华日军罪行图录丛书)

ISBN 978-7-213-06881-2

I. ①侵… II. ①中… ②李… III. ①日本-侵华
事件-生物战-史料 IV. ①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5862号

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李晓方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集团网址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责任编辑 王福群

责任校对 叶 宇

封面设计 王 芸

电脑制版 杭州美虹电脑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400千字

插 页 4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6881-2

定 价 19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201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 (14@ZH026)
《中国南方地区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 (浙江地区) 》课题

首席专家：金延锋

子课题负责人：包晓峰 韩李敏 王 选 孙 瑛

特邀专家：袁成毅

总序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公然违背国际公法，挑战人类文明，大量使用生物化学武器，进行残酷的细菌战和化学战。浙江是遭受日军细菌战时间最早、受害地域最广、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最重的省份之一。浙江受日军细菌武器侵害历时9年，地域涉及杭州、宁波、绍兴、金华、衢州、温州、丽水、台州8个市，约30个县。日军在浙江投放了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白喉、炭疽6种细菌。由于细菌的易传染性，加上战时人口迁移频繁，日军撒播的疫苗迅速在浙江各地扩散开来，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一

生物化学武器的使用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争过程中，德国首先在战场上使用了生物化学武器，开了近代战争战场上使用生物化学武器之先例。鉴于生物化学武器对人类造成的伤害不但巨大，而且具有持续性或后果不可预见的特点，因此从一开始，生物化学武器的使用就被视为反人道的战争行为。1925年6月，国际社会有38个国家在日内瓦签订了《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作为亚洲军事强国的日本也是签字国。

日本显然并不愿意承担作为签字国的国际法义务。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以后，便一步步将东北变成其开展细菌武器研制的大本营。

1932年8月，日本军方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建立“防疫研究室”，由石井四郎负责，成为日本细菌战研究的国内基地，同时又在中国哈尔滨背荫河建立细菌战实验基地，两者成为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肇端。1936年8月，日军正式成立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成为正式的细菌战部队（即731部队），石井四郎被任命为部队长。同年，日本又在长春设立了以军马防疫为名的关东军军马防疫厂（100部队）。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随着战事扩大，日本又在华北、华中、华南的派遣军中分别设立“北支甲1855”、“荣字1644”、“波字8604”3支细菌部队。这几支从北到南设置的细菌部队以及配属在各师团的细菌战班，共同构成了日本实施细菌战的庞大体系。

二

对于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罪行的揭露、调查和研究，在当年就不同程度地展开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工作也不断深入，并取得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抗日战争期间,有关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情况就已经被揭露出来。国民政府及卫生防疫部门在来往电文中多次提到日军细菌战的病菌类别及造成的人员伤亡。日军于1940年在浙江多地进行细菌武器攻击后,浙江省政府就对此进行了调查,并于1941年9月形成了《浙江鼠疫调查报告书》,明确提出,在衢州、宁波暴发的鼠疫是由日军投放病菌引起的。在1945年1月,日本战俘榛叶修曾向国民党司法行政部提供荣字1644部队细菌战罪行证明书。这是国内最早来自日方的日军在华进行细菌战的资料。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世界冷战体系解体,日、美学者率先重启日军在华实施细菌战研究之门,国内学者相继跟进,取得可喜的成果。1985年,浙江大学徐绍全撰写了《试论日本侵略者在浙江的细菌战》;1989年,中央档案馆等编写的《细菌战与毒气战》,为浙江细菌战研究提供了翔实资料;1994年,黄可泰撰成《1940年宁波鼠疫纪实》一书;1997年,郭成周编撰《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199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战争与恶疫》一书,内有日军在宁波、衢州、浙赣实施细菌战的研究内容;1999年,邱明轩撰成《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

进入21世纪以来,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的研究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主要著作有陈史英《侵华日军在丽水实施细菌战罪行纪实》、李晓方《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丁晓强《关于浙赣地区日军细菌战的调查研究》、张益清《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省会云和细菌战调查纪实》等10余种,还有40余篇较高质量的论文。王选女士组织细菌战受害者中国原告诉讼团成员对浙江细菌战受灾情况进行实证调查,她还组织大学生深入细菌战重灾区,搜集了大批第一手实证材料;杭州师范大学袁成毅教授也带领学生进行实地调查,搜集了一批材料。

这一时期国外关于日军在华细菌战的研究也取得丰硕成果。其中,1993年,日本学者吉见义明发现原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负责联络细菌作战的作战课参谋井本熊男的工作日记——《井本日志》,该日志记录了日军细菌部队数次在中国南方实施细菌战的基本情况,客观上提供了日军在中国南方广大地区实施细菌战的铁证。1994年,美国学者谢尔顿·H.哈里斯著成《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一书,其中部分内容涉及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的事实。1996年,日本学者出版原日军细菌战部队队员证言集《细菌战部队》,内有荣字1644部队在浙江地区实施细菌战的事实。其他还有美国马丁·弗曼斯基的《日军浙赣细菌战炭疽、鼻疽攻击受害地调查报告》;日本藤本治的《浙赣作战与细菌战》,森正孝、陈曦的《日本细菌战在浙江危害深重》,上田信的《鼠疫之村——731部队细菌战和受害者的经历》和《鼠疫之村——浙江义乌细菌战受害者的经历》,吉见义明的《日本军的细菌战》,以及新发现的日本帝国陆军军医金子顺一的博士论文《金子顺一论文集》等。此外,细菌战索赔诉讼日本律师团也搜集了各种浙江细菌战受害的材料。

2006年以来,在浙江省开展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过程中,更是获得了大量有关受害者的第一手资料或新的口述资料,这为我们目前从事的系统研究奠定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

正是由于国内外广大细菌战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才使日军在浙江进行细菌武器攻击的史实逐渐清晰起来,细菌战受害者痛苦地死去、悲惨地苟活的情形重现人们的面前。

三

自1939年六七月间日军用飞机在杭州萧山一带投掷白色絮状物或棉状物,致使许多村民染疫后,日军在浙江较集中的细菌武器攻击主要有3次,即1940年对衢州、宁波、金华的攻击,1942年浙赣战役期间对衢州地区、金华地区、丽水地区的攻击,1944年和1945年龙衢战役、丽温战役期间对衢州地区、温州地区的攻击。

日军731部队和荣字1644部队根据日军参谋总部、陆军省关于在浙赣沿线城市进行细菌攻击的决定,于1940年8月联合组成了细菌战行动部队——奈良部队,以杭州笕桥为基地,对浙江等地实施细菌武器攻击。从9月18日至10月7日,奈良部队在浙江进行了6次细菌武器攻击。在衢州城区,自10月4日日机投下疫苗后,1周后就发现死鼠,11月12日起陆续有人死亡。11月30日,经福建省卫生处专家镜检确定为腺鼠疫。疫情除在衢县城乡蔓延外,还向邻县开化、江山、义乌、东阳等地扩散。在宁波市区,自10月27日遭受鼠疫菌袭击,开明街一带两天后就有人发病,随后就有人相继死亡。10月31日,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从病人的淋巴腺穿刺液染色涂片镜检中,找到典型的鼠疫杆菌。

1942年,日军为了加大对浙赣铁路沿线细菌战的力度,再派731部队组成远征队,与荣字1644部队会合,组成156人的细菌战队伍。7月28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了“大陆命第666号”及“大陆指第1217号”命令:浙赣作战于8月末结束,开始从作战地区撤退(除准备长期占领的金华地区外)。与此同时,在撤退地区撒播细菌。在江山、常山,日军将霍乱菌直接投入水井中,或撒播在食物上,或注射于水果中;在衢县、丽水,日军则主要投放伤寒菌和带鼠疫菌的跳蚤。同时,日军还在衢州、金华、丽水的广大地区投放了炭疽疫苗。这样,衢州、金华、丽水等地出现鼠疫、炭疽、霍乱、伤寒的大流行。

1944年6月,为了配合豫湘桂战役,日军在浙赣铁路沿线再一次发动大规模攻势,进攻龙游、衢州;8月进犯丽水、温州。在这次龙衢、丽温战役中,日军同样实施了细菌作战,使用了鼠疫、伤寒、白喉等疫苗,使浙江的疫病流行达到又一个高峰。1945年4月,日军在云和县空投鼠疫菌;6月,日军撤离温州之时,在乐清、永嘉永兴乡(今属龙湾区)等地撒播霍乱疫苗,在温州地区再次引起疫病的流行。

根据这几年的调查统计,浙江省死于细菌武器攻击的约6万人,受伤者数倍于此。其中衢州地区死于细菌武器攻击的有39938人,丽水地区死于细菌武器攻击的有6800余人,金华地区死于细菌武器攻击的有5000余人。^①细菌武器的残酷性不仅在于其巨大的杀伤力,而且表现在死亡的过程十分痛苦:霍乱患者上吐下泻,患者最后成了干尸;炭疽患者奇臭无比,往往溃烂至死;鼠疫患者高烧难忍、头痛难禁。

^①日军在浙江细菌战导致的死亡人数,全省有关党史部门于2006~2008年进行“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时作过统计。近年来,有关党史部门在进一步发掘资料,并作认真研究后,得出新的统计数据。本书采用新的研究成果。

四

2009年，在完成浙江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工作后，我们开始进行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的史料征集和研究工作。这是一项十分困难、艰巨、复杂和繁重的工作。由于侵华日军是在极其隐蔽的情况下对浙江地区或其他地区实施细菌战的，所以，无论其细菌武器的研制还是具体的作战过程都鲜有完整的资料呈现，其罪行也鲜为国际社会知晓。另据美国学者哈里斯的研究，在日本投降之际，美国方面为了获得日军细菌武器研制的资料，答应对日军从事细菌战有关人员免于审判，因此，这些核心资料也就根本难以为现时的学术研究者所掌握。尽管如此，在全省有关党史部门、档案部门、社科工作者和民间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在兄弟省同行的支持下，我们通过查阅文献档案、寻访受害者及其亲属、实地调查等，获得了大量的史料。2014年，我们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中国南方地区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浙江地区）》课题后，进一步整合力量，更为系统地开展了侵华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的研究。目前，这项研究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将以档案汇编、口述实录、专题研究、样本研究4种类型呈现给读者。

对侵华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史料的征集和研究，是为了更加准确和详尽地记录这场灾难，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以告慰那些冤屈的死难者；是为了更加充分和有力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战争的言行；是为了以史为鉴，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是为了让和平的阳光永远普照大地，让正义的力量永远战胜邪恶，让文明的雨露永远滋润人间，让进步的脚步永远奔向前方。

目 录

CONTENTS

总 序.....	001
前 言.....	001
第一章 浙江杭州地区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	015
第二章 浙江金华地区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	031
第三章 浙江衢州地区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	097
第四章 浙江丽水地区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	169
第五章 浙江其他地区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	213
第六章 江西上饶地区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	221
第七章 湖南常德地区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	227
丛 录.....	235
后 记.....	255

前言

在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了累累的法西斯暴行。他们不仅实施过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到处烧、杀、抢、掠，还灭绝人性地实施过细菌战。有多少无辜的中国平民百姓因日军投放的细菌感染上疾病，经受痛苦折磨后悲惨地死去！一些闯过生死关侥幸活下来的受害者在其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仍在病痛煎熬中艰难度日。他们那仍在日益溃烂中的肢体，正是当年日本侵略者在华实施细菌战的铁证。为了人类的正义与和平，我们不能让这些罪证被历史风尘湮没，而应当让后人了解它们，铭记它们，决不能让这样的历史重演。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作者从1995年起，用了数年时间，在日本侵略者曾实施过细菌战的浙、赣两省的杭州、金华、丽水、衢州、上饶等地20个县市800多个乡镇村，寻访了300多位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请他们回忆当年侵华日军在当地投放细菌、实施细菌战的残暴行



作者为炭疽受害者拍照（刘国涛摄）

为和本人被细菌感染的时间、地点，发病的症状，以及致残的过程。作者对他们的口述如实地做了笔录，并拍摄了数千幅照片。有关专家看了这些资料后，认为是揭露日本侵略军在华实施细菌战的铁证，填补了一项空白。

日军在浙江曾实施大规模细菌作战

日军在浙江实施炭疽攻击是有史可查的。苏联出版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一书中就载有对日军731部队成员的审判记录。

日军第731部队军医少将川岛清供述：我部队在一个月之内，可生产炭疽菌500~700公斤。

高桥隆笃供述：当时我向梅津将军做报告时说，进行细菌战最有效的武器是鼻疽菌、炭疽熟菌、牛瘟菌、羊痘菌及斑疹痘菌。我还说，第100部队在一年内能制造的细菌数量是：炭疽熟细菌1000公斤，鼻疽细菌500公斤，锈菌100公斤。

川岛清供述：1942年间，第731部队奉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派了一支约100人的远征军，前往华中浙赣战区以细菌武器攻击中国军队。参加这次远征的，有第一部、第二部和第四部工作人员。我从生产部内派去了8个人。根据石井将军命令，我叫生产部制备了约130公斤副伤害菌和炭疽熟菌，供该远征队之用。

柄泽十三夫供述：第二次远征约在1942年年中。我的直属上司铃木少佐曾吩咐我备制一批副



浙赣战役中，日军从金华向丽水、温州进犯



731 部队本部大楼遗址

伤寒症和炭疽熟细菌，共130公斤。我们所备制的各种细菌分批用飞机和火车运到第731部队远征队基地所在地的南京城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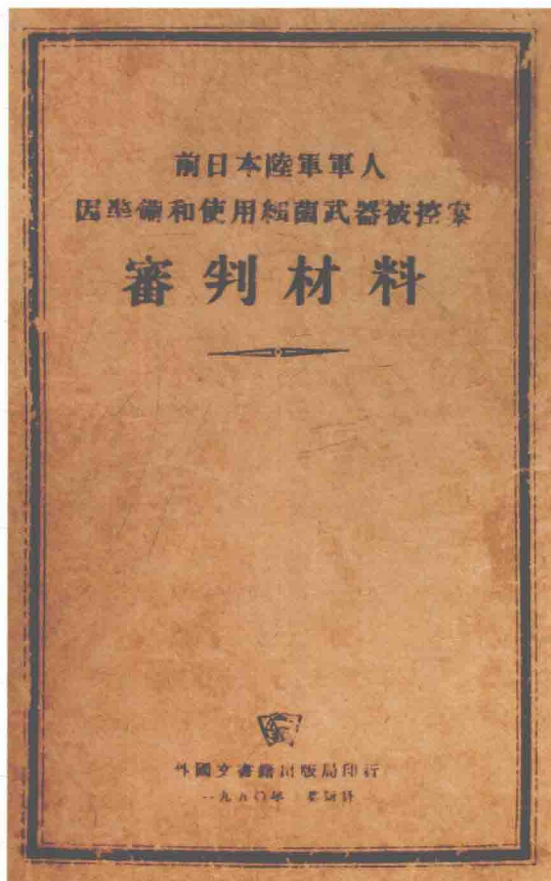
大佐三品底供述：1942年远征中国内地一事完结后，石井将军在该部队领导人员会议上正式声明说，在浙赣战区使用细菌武器，已收到颇大的成效，造成了几种极厉害的传染病。石井所作的这个声明是与实际情形相符合的，这点可从当时日军第十三军团所缴获的华军指挥部文件中看出，该文件内载有日军在其所放弃区域内造成了强烈瘟疫的事实。

从以上731部队成员的供词中，可以得出几点结论：一是731部队、100部队确实大量生产炭疽、鼻疽菌；二是确实携带大量的炭疽菌在浙赣战役中使用；三是使用的效果也得到了石井四郎的证实。

综上所述，日军在浙赣地区实施细菌战炭疽、鼻疽攻击是铁证如山、无可辩驳的。

担起这份历史的责任

20世纪80年代末，作者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随部队驻在浙江金华市。因为作者参军前有学医的经历，刚到部队就在团卫生队工作。在卫生队治疗室，作者经常见到附近农村来看烂腿病的老人，他们大都年龄在60岁以上，烂了几十年，创面很大，而且创口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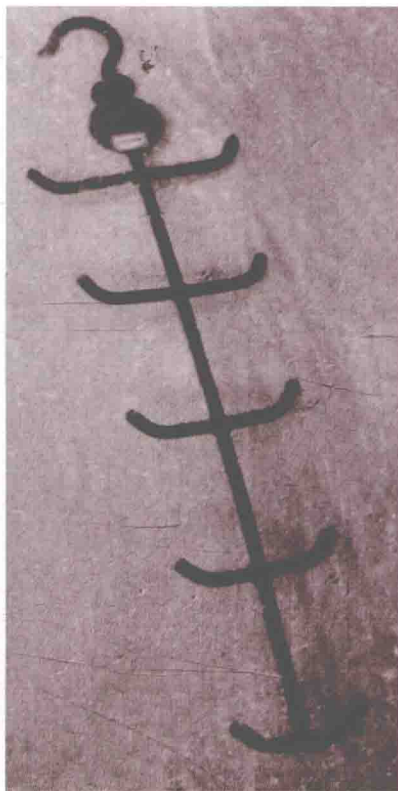
1950 年翻译出版的苏联伯力审判材料



731 部队最初研制的土陶细菌炸弹



731 部队使用的人体截骨锯与人体内脏挂钩



边都是黑的。当时，作者觉得老人的烂腿既不像静脉曲张引起的烂脚病，又不像稻田性皮炎引起的溃烂，便询问老人们腿是怎么烂的。老人们讲的症状都差不多，都是腿上刚开始起个疱，一抓就烂开了。有个别老人说是日本鬼子细菌战害的，因为当时日军刚撤退，村子里的人就开始生各种病，天天有病死的，而且一下子就有几十个烂腿的，这肯定就是日军撒的毒。作者当时对日军的细菌战尚没有什么概念，就没把这当回事。在部队卫生队待了两年后，作者转行到部队报道组写新闻、拍照片，当报道员。因为有了新闻敏感，作者开始关注当地媒体有关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给无辜民众造成巨大灾难的报道，才知道部队所在地就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重灾区。自此，作者开始关注细菌战，把部队里有关这方面图书借来看，对细菌战有了新的认识。1992年，一位战友在金华市农村拍摄的一组关于日本细菌战受害家庭的悲惨遭遇的照片，对作者触动极大。作为一名部队新闻工作者，强烈的责任感督促作者去抢救性挖掘这段历史；作为炎黄子孙、革命军人、爱国者，也有责任有义务把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给记录下来。作者决定利用业余时间投入这项工作。

作者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关于细菌战方面的详细资料，先后查阅了数百万字的资料，同时，在部队驻地周围一些村镇进行调查。最初调查寻访还处于不得要领、方向不明状态。1998年6月的一天，作者在金华市婺城区罗店镇遇到一位七旬老人，他拉起裤腿，露出了一大块黑黑的伤疤，说：日本鬼子当年不仅撒了鼠疫、霍乱，肯定还撒了其他细菌，因为在1942年鬼子撤退后没几天，周围的十里八村突然到处发生烂腿、烂手、烂头和全身都烂的情况，有许多人当时就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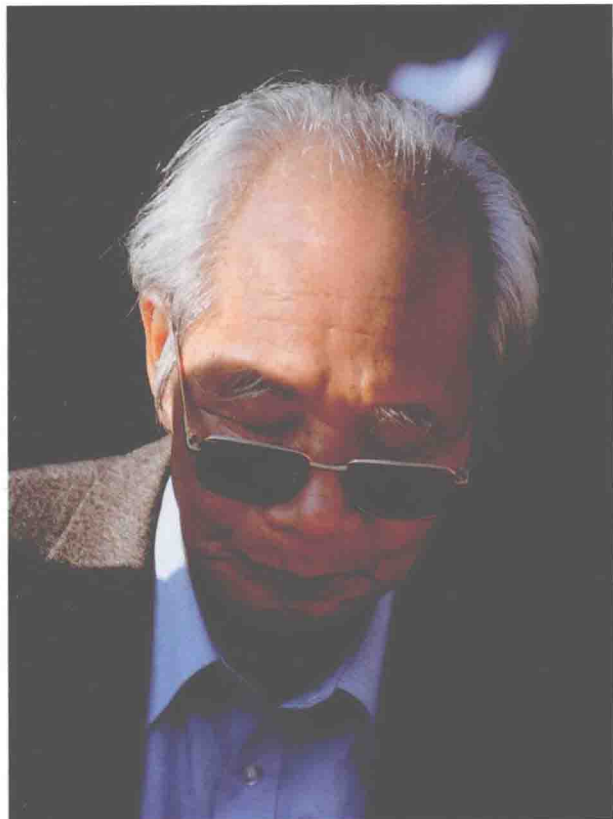
死了，没死的大部分一辈子都在烂，而且伤口都像炭一样黑。唉，现在他们大都死了，整个村庄当时有30多人烂腿，但活着的只有我一个人了。老人的话对作者触动很大。作者调查了几个烂腿病患者，他们的发病时间、症状都相同，而且年龄相仿，大都在70岁以上。作者从阅读历史资料中知道，1942年侵华日军曾在浙江、江西投撒细菌，那里的山林、田野和河流，当时都可能有细菌，在这些地方从事劳作或其他活动的人都可能被感染。老人的述说中，有这样几个要点：1.染病的30多个老乡都是在日军实施细菌战后发病；2.当年都是十几岁的年龄，都有可能在日军投撒过细菌的地方活动过；3.发病的症状惊人的一致，都是从身体裸露处开始发黑，并逐渐溃烂。作者凭所学医学知识判断，这些患者恐怕不是一般常见的烂腿病，很可能与日军细菌战有关。

于是，作者确定调查的主攻方向，开始专门作烂腿老人的调查，并把患者的发病经过以及临床症状，与当时日本生产的细菌武器的致病机理进行比较。还把调查到的受害人病情具体症状和从资料中查到的细菌武器致病机理以及将二者对照后产生的初步认识，拿去向国内一些能联系上的细菌学专家请教。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终于得出结论：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炭疽杆菌，这些病例的起因都是60多年前曾被炭疽杆菌侵袭。同时了解到，许多地方的档案资料以及侵华日军731部队俘虏的口供证实，日军731、100等细菌部队当时确实大量生产了炭疽杆菌，并在1942年7~9月间，曾多次在浙赣铁路沿线实施了炭疽攻击。作者的这一调查是否正确，当然还要有科学的依据。

2002年3月，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医学家麦克·法兰兹布劳和马丁·法曼斯基，以及日本



作者调查路线示意图



2003年，日本731部队老兵田村良雄到义乌崇山村谢罪

岐阜大学医学部著名医生松井英介教授等专程到浙江金华、衢州地区“烂腿村镇”进行调查。他们也认为这些地区出现的烂腿病是60多年前感染炭疽的结果。国内外专家的结论完全一致。此外，作者中国著名细菌学专家郭成周详细分析探讨受害者资料后，一致认为在这些受害者中，有一部分是日军细菌战鼻疽菌受害幸存者，还有部分受害者是炭疽和鼻疽交叉感染者。此结论也得了外国专家认可，并在作者后来大量查阅有关鼻疽菌的资料过程中完全得到了证实。首先，有关侵华日军细菌部队在华活动的史料记载，他们当年确实研究、生产过鼻疽杆菌。其次，鼻疽感染时很痛，而炭疽感染时不痛；鼻疽感染的创口很难愈合，愈合后也经常复发。以上的历史记载和细菌学资料，与作者在浙赣地区调查的病例完全一致。这个初步结果，使作者确信侵华日军在1942年夏天

曾在浙赣地区实施过炭疽杆菌和鼻疽杆菌的细菌攻击。然而，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这一历史罪恶并没有被充分揭露，有关方面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对细菌严重危害的研究也还没有完全开展起来，这使作者更加坚定了把这项调查进行下去的决心。

这一工作的艰难和复杂是可想而知的。首先，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和生物学、医学知识，对于一个青年军人来说，实在是难以胜任的。为此，作者向书本学，几年里查找了大量的书刊和资料；向专家学者学，先后拜访请教多位专家学者，他们给了作者许多的指导和帮助。作者还坚持向实践学习，向一切了解情况的人学习。每逢调查中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去查书、向人请教，及时把问题弄明白。随着调查的深入，作者在相关方面的收获也越来越多。

时间，这是作者面临的又一个困难。2002年初，作者因工作需要而调往杭州。工作岗位任务很重，作者必须在完成分内工作的情况下，利用业余时间搞调查。同年5月，作者背上重达50斤的摄影器材，开始了“长征”。几年来，为了跟时间赛跑，作者一直在赶，赶节假日的时间，赶双休日的时间，赶在大都已70岁以上的受害者还在人世时见到他们。每次调查到一个村庄，老人们都会说这样一句话：“小伙子，你来得太晚了，他们（炭疽、鼻疽受害者）大都死了。”他们还说，要早几年来就好了，那时村里烂腿的到处都是。

为了赶时间，不管节假日是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作者抓紧一切时间调查。为了赶时间，作者在浙赣铁路沿线累计数万公里的乡村路上，骑过摩托车，搭过拖拉机、三轮车，租过200元一天的“的士”；而更多时候，还是喘着粗气，背着器材在徒步行走。

2002年国庆“黄金周”，作者又要出发了。行前，查阅了大量资料，决定在金华市婺城区、金东区调查。他把7天的调查计划和调查线路全部标了出来……

10月1日凌晨四点半，作者就动身了。上午在后溪河村，为受害老人何福馨拍了照片，摄了像，听他口述染菌发病、病情恶化致残的情形，作了详细笔录。下午，又冒着高温赶路。尽管中午吃了一包方便面，喝光了5瓶矿泉水，路上还是中暑了，头晕、呕吐、四肢无力。作者坚持着，跑了前溪河、后溪河、吴店、罗大门、大社堂、溪睦、张家、罗店村，共8个村庄，调查到3名受害幸存者。后面的几天都是这样。7天过后，作者浑身暴露的皮肤被晒得脱了皮；摔伤的腿还一瘸一拐的，但却感到无比欣慰，因为这7天中寻访到了15名受害幸存者。

调查的艰辛，要比作者当初预料的多得多。

2002年11月9日，作者开始休15天的假，利用这假期继续作调查。作者把调查的第一站定在浙赣铁路沿线的江西上饶。在江西上饶籍战友黄茂仁的陪同下，在广丰县的湖丰、永丰、大南、下溪镇公路沿线几个镇调查。为了赶时间，两人往往在公路上搭车，看到一个村庄就下来调查，接着继续搭车或步行赶往下一个村庄。调查的成果往往与付出不能成正比，所走过的村庄几乎都有烂腿的患者，但他们大都去世了，好不容易打听到永丰镇南屏村有一个叫尤秀花的78岁老人，她在60年前患了烂腿病。待赶到她家时，老人因腿烂得很凶，已被出嫁的女儿接到广丰县城医院住院了。寻访到县人民医院，但也没有找到老人，很是遗憾。第六天，在作者和战友赶往玉山县途中，突然下起了大雨，被淋成了落汤鸡，到了玉山县城，两人都病倒了，发起了高烧。医生要



位于今哈尔滨市平房区的原日军 731 部队专用铁路



日军在上海实施生化武器作战



作者与中国著名细菌学、病毒学专家郭成周教授在北京大学国际学术会议上作题为《侵华日军使用炭疽战的新论证》的学术报告

田村、后龙头村和乌龙村3个村庄，共调查到王朝友、徐发国、姜春根、周六文4名受害幸存者。

2003年1月11日，作者利用双休日，又匆匆赶到大陈乡调查。12日那天，天下着雨，作者和严永才冒雨赶往一个位于深山里的最偏远的小山村——池茶村。村里老人讲，当年日军虽然只在村子里待了不到一天，但却烧、杀、抢无恶不作，日军走后不久，只有10多户人家的村庄一下就有10多人烂腿。当作者在昏暗的灯光下见到了骨瘦如柴的缪珍良腿上高度腐烂的创口时，眼泪又一次在眼眶中打转。老人自1942年8月烂腿，一直没好过，因烂腿，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因烂腿，已经精神失常。就在作者采访后的第五天，传来了老人的死讯。随后，作者又见到了该村受害者王元龙、王裕万。

8年的时间里，在许许多多的好心人的帮助支持下，作者调查到200多位受害幸存者，而且对每一位受害者都作过多次回访。

求住院，但他们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耗在医院，只匆匆打了一针，配了一些药，连夜乘车，赶往江山市继续调查。作者在这次病后引起支气管发炎，咳嗽了3个多月才痊愈，并因过度劳累而吐血。但这次江西调查，又发现12名受害者，其中有6名是幸存者，用事实证明了当时日军在上饶地区也实施了炭疽、鼻疽攻击。

江山市也是调查的重点。据档案资料记载，这里曾是个重灾区。因此，作者先后20多次到江山，几乎走遍了江山市的所有村镇。在调查经历中，最困难的阶段就是江山市大陈乡。地方档案记载，1942年大陈全乡有2130人患烂腿病。大陈乡地处山区，交通很不便利，到村庄里调查都靠两条腿翻山越岭。2002年11月17日，作者又一次到大陈乡调查，背着50斤重的摄影器材，同当向导的乡民政干部严永才一道，走了20多公里山路，先后到了早畈